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9 年第 16、17 期合刊 · 总第 736、737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德国萨克森州与勃兰登堡州州议会选情分析

一场相互排挤的竞赛

经济衰退下的强心针

夸夸其谈的特朗普，一言不发的默克尔

清醒时分

中小学数字教育协定仅仅是个开端

德国的教师岗位缺口已高达 15000 个

德国萨克森州与勃兰登堡州州议会选情分析*

德国东部联邦州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于当地时间9月1日举行州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出来后，最热烈的欢呼声显然来自德国另类选择党：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分别以27.5%和23.5%的得票率一跃成为两州的第二大党；绿党同样进步显著，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得票率分别为8.6%和10.7%。继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选举败北后，两大全民党基民盟和社民党依然没能扭转在联邦州层面的颓势，纷纷创下自两德统一以来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的最差得票率。左翼党同样损失惨重。面对两州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人们不禁疑问，在2019年下半年德国是否再次迎来右翼民粹主义时刻？

自两德统一以来，基民盟始终是萨克森州的执政党，在2004年以前一度保持着独立执政的领先优势。在此次选举中，基民盟虽然保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得票率为32.1%，较2014年州议会选举下跌7.3%。社民党得票率仅为7.7%，甚至排在左翼党（10.4%）和绿党（8.6%）之后，成为萨克森州第五大党。在勃兰登堡州，现任州执政党也面临滑铁卢：社民党和左翼党得票率分别为26.2%和10.7%，较2014年分别下降5.7%和7.9%；基民盟得票率同样下降超过7%，为15.6%。

由于萨克森州的黑-红联盟（基民盟与社民党）和勃兰登堡州的红-红联盟（社民党与左翼党）都没能保住议会多数席位，现任执政党需要考虑纳入新的执政伙伴才能建立相对稳定的州政府。在选举结束后，基民盟主席卡伦鲍尔表示“不考虑与德国另类选择党联合执政”，萨克森州的基民盟领先候选人、现任州长克雷齐默尔(Michael Kretschmer)也排除了与左翼党联合执政的可能。如此一来，绿党有在组阁谈判中将会扮演关键角色。

自2017年德国联邦大选以来，每一次州议会选举对于基民盟和社民党而言都是一场右翼民粹主义时刻的对决。然而，大联合政府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执政红利来维持两大全民党在联邦州层面的优势地位，易帅的基民盟和依然“群龙无首”的社民党没有在领

导层显示出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选举前一个月的民调中，德国另类选择党在两州的支持率甚至一度超过基民盟和社民党，在此重压下，两党并不漂亮的选举结果也可以算是“险胜”。其中，两党在州层面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民盟在萨克森州的领先候选人克雷齐默尔和勃兰登堡州现任州长、社民党领先候选人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吸取了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选举时经验教训，在竞选议题上主动与德国另类选择党做切割、避免将重心全部放在移民问题上而失去话语权；同时在动员和造势活动中亲力亲为，从而塑造富有领导力和责任感的形象。

但是，对于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的年轻选民而言，两大全民党仍显得魅力不足。德国另类选择党和绿党几乎平分了两州 29 岁以下的选民的选票，而基民盟和社民党的优势则体现在两州 60 岁以上的选民群体中。这说明，两大全民政党的中间化路线和传统的政治宣传方式在动员能力上已颇为逊色。在下一个任期内，两大党需要通过互联网提速、改善公共交通和医疗服务等更加面向未来的政策，提高在年轻选民中的好感度。

与失落的传统政党相比，德国另类选择党在这两场选举中取得了标志性的胜利。右翼民粹势力在德国东部地区始终拥有相对稳定的选民基础。在上届萨克森州州议会选举时，初次亮相的另类选择党便轻松越过 5% 得票率门槛、进入州议会。在 2017 年联邦大选时，另类选择党在东部地区的支持率即达到了 20% 以上。发起于萨克森州德累斯顿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Pegida 和去年开姆尼茨市右翼激进势力的大游行都验证了德国另类选择党在该地区牢固的民众基础和强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另类选择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它的宣传和动员能力。此次两州选民的参选积极性相较往年显著提高，投票率均在 65% 左右。根据德国民调机构 infratest dimap 的调查分析，另类选择党吸引了最多的往届选举的弃权者。在萨克森州，超过 240 万观望者走出家门投票给另类选择党，在勃兰登堡州这一数字也超过了 80 万。

这一切离不开另类选择党富有强烈变革意识和目标感的政治纲领：“德国另类选择党怀着忧虑与愤怒，看到人们如何以欧洲的名义破坏繁荣、限制自由与民主”，“萨克森州应成为令人自豪、重视家庭单位和安全的故乡”。——另类选择党的萨克森州竞选纲领如是规划。

从目前趋势来看，德国另类选择党虽有可能作为这两州的最大反对党活跃于州议会，但该党究竟能为东部地区的发展带来多少建设性贡献已引起德国国内部分人士的忧虑。两德统一三十年来，东部地区高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不足的情况早已好转。但是，与老联邦州相比，统一后并入德国的新联邦州普遍面临着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就业后备力量人才不足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埋下伏笔。在此情况下，技术移民和外来劳动力客观上可以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补充作用。然而，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壮大和强烈的排外情绪制约了移民的迁入与融合，同时有可能降低投资者对东部联邦州的好感度。对此，德国工业联合会肯普夫（Dieter Kempf）表示：“德国必须保持自身吸引力，而不应该表现出排外和民族主义”。

鉴于历史因素，左翼党在东部地区扮演着不容忽视的政治角色，新联邦州也是左翼党选民基础最牢固、组织程度最高的票仓。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左翼党身上不仅贴着“工人政党”“东部政党”的标签，同时凭借其地方执政经验在东部地区具备了“全民政党”的特质。然而，此次在两州选举中左翼党都只获得 10% 选票，较上届流失了 8% 的选票。从选民职业分布来看，左翼党在各个职业群体中的表现都不突出，两州有超过 40% 的工人选民投票给德国另类选择党。这说明左翼党的选民基础已受到侵蚀，地区优势已难以凸显，虽然自诩为“抗议政党”，但对“抗议选民”的吸引力也远不如另类选择党。

选举结果揭晓后，左翼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巴尔迟（Dietmar Bartsch）在第一时间表示左翼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党内不断传出左翼党“被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陷入生存危机”这样悲观的声音。强烈的挫败感使左翼党陷入反思：来自萨克森州的左翼党党主席基平（Katja Kipping）强调“左翼党总是自上而下传达政策，在地方的动员能力不足，与民众交流太少”。政党的竞选策略固然对选举结果有直接影响，但政党自身定位能否有效弥合社会分化的裂痕才是决定政党支持率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左翼党内部分化不断，高层难以就以移民问题为代表的诸多议题达成一致，权力斗争使得左翼党困于内耗。左翼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主张控制移民涌入、反对开放边界，从而挽回被另类选择党吸引的选民，但基平则对此持反对意见。瓦根克内希特为此在去年八月发起了旨在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起立”运动，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左翼党的路线之争体现出德国政党面对右翼民粹主义势力高涨的困境：究竟是应保持开放、多元的价值理念与之相抗衡，还是应主动右倾防止选民进一步流失？无论如何，左翼党的路线调整任务都是紧迫且艰巨的。在10月27日，德国东部另一联邦州图灵根州也将迎来州议会选举，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能否稳住大盘、德国是否又会迎来右翼民粹主义时刻值得关注。

* (本文由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范一杨撰写)

一场相互排挤的竞赛

《法兰克福汇报》8月29日 为了填充自己的队伍，社民党正在进行迄今为止德国政党史上最伟大的一项尝试：“双重领导人”与不限制党员数量的倡议。社民党人士从未像现在这样竭力彰显其高层在议程和人员构成上的宽度。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

政党们一直在尝试通过“双重领导人”制度，将党内不同的思想与方针统一起来。除另类选择党外，最惯用这一手段的就是各个左翼政党。提名中的性别比例通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绿党在其成立初期甚至同时有过3个领导人，当时他们被称作发言人。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民党内曾短暂地出现过由施罗德、拉封丹和沙尔平组成的“三驾马车”领导班子。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党内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些分歧。

但这一手段却未能真正奏效，起码未能在实际中奏效。这也能在社民党之后的选举表现中得到证实。1999年初，社民党的失利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对联合执政仅半年之久的“红绿联盟”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影响。时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社民党主席的拉封丹与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不仅在不久前的总理竞选中剑拔弩张，他们在社民党内所持的政见也完全不同：拉方丹偏左，并对市场机制持怀疑态度。与之相反，施罗德更注重经济。

为了参加竞选，他们从未表露彼此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从始至终也没能得到解决。这是大多数政党在推行“双重领导”制度时都会犯的一个组织上的原则性错误：人们试图将基层内有关一个方针的不同观点集中概括到上层。人们为了避免由于基层分歧过大而引起政党分裂，选择在领导层对观点进行集中。社民党至今还在沿用这一做法。同样地，无论哪两个人或者哪个独立候选人最终能执掌政党，党内自施罗德改革开始便愈演愈烈的历史冲突始终存在。此外，在社民党历任的领导伙伴中，也出现过不属于这两大阵营的领导人。目前在社民党内，两个领导人都偏左的可能性更高。而通过“双重领导人”制度来消除内部分歧的手段，在被用作组建联合政府之前，早已在反对党中失败。

左翼党和另类选择党也遭遇过同样的挫败。在左翼党及其前身民社党中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和平。顽固的左派和温和的改革派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最近，在由党内左翼人

士瓦根克内希特和改革派巴尔迟的“双重领导”下，这一冲突尤为明显。巴尔迟曾任德国联邦议院左翼党团前主席，并于 2017 年卸任。和党内一样，党团中的“双重领导人”制度也很少奏效。也正因为如此，左翼党直到今天还未进入过联邦政府，并且还相距甚远。同样地，另择党意图通过“双重领导人”制度提高党内团结性的愿望也落空了。两个领导人在上任不久后便从职位上被挤了下来，这也逐渐导致了党内的极端化。人们目前也能发现，曾经的右翼人士亚历山大·高兰德正处于极端右翼人士的压迫之下，他或许还面临着不久之后被取代的危险。

但绿党的双人党主席——哈贝克与拜尔波克的和平共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双重领导人”制度的可实施性。民调结果似乎也证实了绿党对这一制度的成功实施。尽管两个党主席不像之前的约施卡·费舍尔和尤尔根·特利汀那样争论不休，但抛开这一点来看，他们在党政上也未取得显著成果。除此之外，他们还将二者之中由谁担任总理候选人这一问题束之高阁。但鉴于绿党在民调中的良好表现，这个问题最终无法避免。

再者，即使在这两位党主席的光芒之下，人们也不应该忘记，绿党党代会代表在 2013 年与联盟党的试探性会谈中断后，立刻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放弃组阁的决定。在党内越来越多的基层人士欢呼并翘首以盼一个“黑绿联盟”的同时，这个美梦告吹了，仅仅因为哈贝克和拜尔波克拒绝任何有可能引起党内波动的改变。

而对于理所当然能够参与执政的基民盟（还有基社盟与自民党）而言，有关“双重领导人”的尝试还在其考虑范围之外。赫尔穆特·科尔在其担任基民盟主席之时，仅凭自己的领导便实现了对基民盟党内不同派别的统一，这些不同的派别也被称作基民盟的“根”。安格拉·默克尔有意放弃了紧密团结党内保守人士与其他党员的机会。这不是另类选择党兴起的唯一因素，却不可否认地加速了这一过程。

现任基民盟党主席的安妮格丽特-克拉普-卡伦鲍尔在这一基础上接手了这个棘手的烂摊子。而她在任职初期对党内保守人士和默克尔的批评者们的小小示好，使她遭到了“默克尔路线”的支持者们的强烈反对。这是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平衡党内关系的时刻。虽然基民盟内部正大肆谈论着正确路线与卡伦鲍尔的表现，但有关“双重领导人”的设想却从未被提及。

经济衰退下的强心针

《南德意志报》8月19日 马丁·布鲁德米勒(Martin Brudermüller)凭借其提出的新“2010 议程”引起了巨大反响。鉴于当前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他提出要进行一项包括税收、监管与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广泛改革。经济学家也看出了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们想要的却是不同于施罗德政府“2010 议程”中所提出的改革重点。

据联邦银行推测，在经历第二季度的衰退之后，德国经济将在这个夏天持续低迷。在这一背景之下，巴斯夫董事长布鲁德米勒警告人们不要急于行动。“我建议人们要进行更为彻底的讨论”，他对德国《商报》如是说道。他夸赞“2010 议程”是使战后德国经济形势大好的最伟大的举措之一。联邦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在 2003 年提出一项备受争议的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对职业介绍的改革、“哈茨法案”和对养老金增幅的限制等。此外，他还降低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应缴所得税的工资标准。

波恩的经济学家伊莎贝尔·施纳贝尔 (Isabel Schnabel) 十分赞成布鲁德米勒所提出的新“2010 议程”。“通过一项可靠并且长期的政治战略来降低家庭和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这从经济角度来看也是收益满满的”。但当前的改革重点肯定不同于施罗德时期，当时的侧重点主要在于社会福利。施纳贝尔所视作的挑战包括“生产力的小幅增长、不充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气候保护和所面临的专业人员缺失”。因此，她想提出一项新的议程。

布鲁德米勒肯定也参考了施罗德“2010 议程”的内容：也因此，他在着眼于数字化的同时，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我们需要采取其他的商业模式”，他说道。很多人在做了一个工作后就不想换新的工作了。而这种模式“在如今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是不可能的。但施纳贝尔却并不这样认为。“2010 议程”的改革成果不可能发生倒转。她认为人们无需再对已经足够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德国亲工会的宏观经济和景气研究所科研主管塞巴斯蒂安·杜里恩(Sebastian Dullien)也强烈抨击布鲁德米勒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的观点。

杜里恩认为德国在企业税收方面具有竞争力，他在施罗德时期就曾拒绝过降低企业所得税。他也在设法改善企业折旧条件。他认为，要想有效应对经济萧条，需要启用严格且有时效的折旧手段。施纳贝尔认为，若是德国经济陷入更深的低谷，人们有必要采取一些有利于改善经济的举措：除了更好地对投资进行折旧之外，还可以提前停止征收团结互助税。

和布鲁德米勒一样，杜里恩也认为德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不景气完全不足以和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大萧条相比。他也想要改善德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人们的购买力并未降低。眼下重要的是对企业的支持。”为此，他设想政府在改善企业折旧条件的同时，还要制定 10 年内为企业拨款 4500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

“三分之二的德国企业表示，他们因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受阻。”杜里恩认为，解决办法在于扩大数字网络、更好地看护儿童、修缮交通线路、将往返于大城市之间的火车的发车间隔缩短至半小时以及为气候保护注入更多的资金。他赞同布鲁德米勒的看法，在气候保护方面，比起声势浩大的某项举措，人们更需要制定一个总的规划。

德国 Ifo 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也支持布鲁德米勒发表的关于德国政治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其作为工业国的未来的提议。但他认为，

“新‘2010 议程’这个概念还很模糊”。尽管德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主要问题其实在其他方面。“人口变化造成劳动力缺失、革新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的同时，也对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压力。数字化和电动汽车等新技术的产生使重要产业经历了一次深远的产业结构变革。而这个变革又进一步导致不同专业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我们必须要把环境保护、气候保护和更廉价、更安全的能源供给联系起来。而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提出新的设想。”

但在改革税收体系和监管方面，他和布鲁德米勒的观点不同。停止征收团结互助税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助益完全不能与其对人们的政治信任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提并论。

“与此相比，我们更应该对企业所得税进行改革，以此为企业提供一个更有助于投资和研发的外部环境。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国家的监管水平，而不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监管。”

随着布鲁德米勒对“2010 议程”的大肆褒奖，德国国内也就施罗德改革的影响展开了新的讨论。杜里恩认为施罗德在职业介绍等方面的改革是正确的，但他也批判施罗德改革不利于低收入人群以及“哈茨法案”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在他看来，人们对“2010 议程”的评价过高。“即使没有‘2010 议程’，德国经济也会腾飞。”但包括布鲁德米勒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却并不这么认为。

夸夸其谈的特朗普，一言不发的默克尔

《法兰克福汇报》8 月 27 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出席了周一（8 月 26 日）在比亚里茨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虽然默克尔在记者会上鲜少发言，但她的表情却透露出很多信息。当特朗普夸夸其谈这次峰会和贸易谈判的圆满落幕时，默克尔虽继续保持缄默，但却露出了她面对特朗普时的惯用表情——心

事重重的笑容。从头到尾，她只激烈地发了一次言。当特朗普被问到，他是否会为七国首脑中唯一的女性不久后的离开感到遗憾以及人们是否应该采取措施提高领导人中的女性比例时，默克尔大声说道，“我还没下台呢”。特朗普也当场评价默克尔是一位“杰出的女性”。

人们本以为默克尔和特朗普会在双方谈话中针锋相对。特朗普早在峰会召开的第一天就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并在周日早上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谈。在与约翰逊的会谈中，特朗普承诺要与英国签订一项规模庞大的贸易协定。而在与日本首相安倍的会谈中，他甚至直接出示了一项几近完成的双边贸易协定。与这些国家相比，德国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充其量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当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用德语呼吁美国也应该与欧盟签订贸易协议时，特朗普说道，“这听起来很糟糕”。但他在听到这句话的翻译后，立刻改口道，他自然也想要一项有利于所有人的贸易协定。此外，他还想要尽快到柏林访问。默克尔表示，她终于成功了。此前，她曾多次邀请特朗普访问德国。特朗普表示，这对他而言是莫大的荣耀。“我们一定会去的。我有着德国血统。”

默克尔与特朗普原定于周一早上会面，但这一会晤随后却被毫无理由地推迟了。特朗普在周一早上宣布，中美将再次进行贸易谈判。他表示，中美贸易谈判是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这次峰会的议程早在周日就被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的突然到访所打乱。马克龙邀请扎里夫短暂到访的原因在于，他想继续推进上周五在巴黎开始的有关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在比亚里茨市政府，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与这位来自德黑兰的政客开展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谈。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又与扎里夫进行了半小时的单独会谈。默克尔对扎里夫的到访表示欢迎。她认为，人们应该利用每一个有可能缓和伊朗核冲突的机会。伊朗正处于美国的制裁之下。默克尔派遣她的政治顾问扬·赫克尔出席了在比亚里茨市政府举行的这次谈判。与此同时，英国首相也派遣了他的代表出席。

扎里夫在谈判中要求将伊朗每日的石油出口额提高到 700000 桶。特朗普在周一证实，马克龙早已向他透露了这次行动。他并不认为马克龙此次邀请扎里夫到访的行为冒犯了美国。“不，绝非如此”，他在接受采访时断然否认了“冒犯”之说。但扎里夫还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特朗普坚持要和伊朗达成一项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新协议。他要求道，“伊朗必须放弃恐怖主义。”扎里夫的短暂到访引发了热议。尽管解决核问题的道路十分艰难，但仍值得一试。“只要人们愿意去商讨，这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默克尔在周一这样说道。“这是在美国的意愿下进行的，这已经是一个成功了”，她补充道。

马克龙和默克尔此前因双方在萨赫勒地区的联盟计划共同出席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两国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召开一场以“创建安全、稳定的双边伙伴关系”为题的会谈。会议的目的在于为萨赫勒计划争取更多的经济支持，为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毛里塔尼亚、乍得五个位于萨赫勒地区的国家提供军备、培训安全力量。此外，默克尔还强调了在这个行动的紧迫性。这是一场与恐怖主义的竞赛。但她又立刻解释道，这个计划并不涉及具体的军事部署。

发布会会在比亚里茨一处观景楼的会议中心举行，其距离七国首脑下榻的皇宫酒店仅几百米远。观景楼和花园酒店之间有一片无人问津的海滩，在峰会召开的三天里，它的访客只有海鸥和定时巡视的骑兵护卫队。如同以往举办这类活动一样，在此次峰会期间，包括观景楼、新闻中心和花园酒店在内的区域被严密封锁。与会者偶尔会到封锁区外人迹罕至的街道漫步。周一早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便步行抵达了观景楼，并对一路上遇到的警卫和记者点头示意。虽然此次峰会共出动了 13200 位警卫人员，但气氛却相对来说没那么紧张。事实证明，法国这次的安保工作是极其成功的。警卫队严格打击所有可疑的闹事者，并成功驱逐了所有意图破坏这次峰会的人员。但对于历经“黄背心”

运动带来的长达数月的骚乱的法国而言，这一切并非那么容易。马克龙计划在周一的晚间新闻中向法国民众汇报此次峰会结果。他的总统任期也已进入后半段。他成功地向民众展现了自己的外交手腕，并代表法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作出决策，例如在亚马逊森林火灾之后迅速制定总金额高达 2000 万美元的援助计划。

这次峰会最深远的意义之一是让七个具备不同性格特点的国家元首有机会齐聚一堂，共商大事。尤其对于相互间充斥着最多矛盾的默克尔和特朗普而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源于他们内在的分歧，也源于他们在大西洋两端形成的不同的政治风格。在过去的数月里，特朗普总是威胁要对欧盟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加征关税。毋庸置疑，美国的这一做法对德国汽车生产商的影响最大。美国将在十一月就此作出最终决定。当特朗普在周一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时，他回答道，“我希望不会”。而对于他的回答，默克尔表现得很吃惊，但更多的细节却也无从得知。特朗普曾在上周二洋洋得意地炫耀美国在这件事上的主动权。“为了避免我们加征汽车税，他们会满足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因为光是德国进口到美国的宝马汽车就足有上百万辆。”美欧之间有关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目前举步维艰。欧盟不愿意打破农业贸易壁垒，但美国却坚持如此。默克尔提议双方目前重新开始贸易谈判。尽管双边贸易协定还未达成，美国出口到欧盟的大豆数量却早已翻了一番。欧盟不久前承诺，要远超阿根廷和巴西，成为美国牛肉出口的主要市场。

双方的另一个冲突在于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德国并未参与其中。此外，美国警告欧洲不要再继续推进“北溪二号”工程。“北溪二号”将于明年建成，建成后可直接将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欧洲。默克尔清楚德国必须增加国防预算，但社民党却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再者，美国十分希望德国能在 5G 建设中舍弃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商华为，并最好购买美国技术。但德国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当前，默克尔呼吁德美双方开展一次经济会谈，以拓展双边中小企业的贸易往来。但她同时也提出要注意维护德美双边关系。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不久后将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而欧盟-中国峰会也将在明年举办。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信号：德国不会偏袒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

明年，特朗普有可能和他的前任奥巴马一样，在柏林的胜利纪念柱旁发表他的新一轮总统竞选发言。但是他也清楚，德国民众对他的好感度不高。尤其是东德的人们更乐意看到德国在俄、美之间选择一条更贴近前者的路线。因此，在这次峰会上，特朗普比起他的柏林行谈论的更多的还是将于明年在美国举办的下一届七国集团峰会，例如选择迈阿密作为峰会召开地点的好处、机场的优越性等等。特朗普讲话中有数分钟的内容都围绕这些主题展开。而在此期间，默克尔再次流露出了她耐人寻味的表情。

清醒时分

《法兰克福汇报》8月27日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对过去一年的总结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结论。此前，他在柏林参加与德国大使的年度会晤时，曾大力呼吁要建立一个“多边主义者联盟”。他的这一发言激起了人们的希望：人们想要通过这个理智的联盟限制新大国沙文主义力量在全球的发展，并降低其破坏力。但他现在承认，这个联盟不会改变世界的进程。但它起码能对个别外交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周一的大使会谈表明，人们目前对这个联盟不抱有太大希望。马斯承诺，德国将在对叙利亚战后解决办法的思考上取得进展。此外，他提醒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这三个欧盟国家要为欧盟外交做出更多努力。

眼下，联盟党内部正为是否继续派遣联邦国防军参与对抗“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海外行动而争论不休。就这一话题，马斯表现得较为谨慎。他认为，联邦议院应该于十月底之前通过延长联邦国防军海外驻军时间的提案。现有的海外驻军授权书中写道，不

能再次延长联邦国防军的海外驻军时间。一年前，为了获得社民党议会党团对这次联邦国防军海外行动的支持，人们做出了这个承诺。社民党现任联邦议院党团主席罗尔夫·穆泽尼希（Rolf Mützenich）坚持要结束联邦国防军的海外驻军。然而，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和基民盟都希望延长联邦国防军的海外驻军时间。

马斯也支持这个观点。他对聚集到一起的德国驻各国大使和委派到德国的其他国家大使表示：“我们必须尊重联邦议院一年前所作出的决定。但我们不应该对眼下叙利亚的局势变化视若无睹。”

马斯的观点可从他所说的一句精妙的话中体现出来。这句话听上去既像是对政党伙伴基民盟的支持，又像是贯彻了他所在的社民党对此事的反对态度。这句话也证明，身为外交部长的他善用外交辞令中的模糊用语。他的原话是：“如果形势的变化迫使我们已经作出的决定再次进行审视或是修改，那我们就必须认真且负责地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参与讨论。”

马斯就当前欧盟局势表示，眼下欧洲必须重建“失去的信任”。东欧国家在欧盟内站在西欧另一边的情况必须被终结。因此，对德国而言重要的是，各国应该参与东欧国家的“三海合作”倡议，而不是回避或者观望。此外，马斯表示，德国外交方针于他而言绝非走孤立道路或是没有法国参与的道路。但仅凭德法合作还不足以达成一项协调一致的欧洲共同外交政策。“我们必须让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承担起比以往更多的责任。”但这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甚至是“欧盟决策中心”，而是想让各国有更多机会共同致力于推动欧洲的发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院长安德烈亚斯·福斯库勒（Andreas Voßkuhle）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与了有关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土耳其撤销其国家宪法法院权限的讨论。福斯库勒认为，这些国家对宪法机构的改革将动摇欧盟的价值观基础，以至于对欧盟的标准行动线造成冲击。因此他要求欧盟采取应对措施。

马斯宣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德国不久后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加强军备管控和气候保护的具体方案。他强调道，多边主义的思考和行动并不是后退，它要求各国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马斯认为，外交部数月前开始的拉丁美洲行动增强了德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作为到访巴西的第一批德国领导人之一，他在访问期间与新政府还有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进行了谈话。他认为，这让德国当前在参与国际事务中更有“底气”，正如德国在亚马逊森林火灾中所表现的那样。

中小学数字教育协定仅仅是个开端

《法兰克福汇报》8月28日 有关数字化教育的呼声已经大大减小。联邦政府在春天通过了一项中小学教育协定，计划为中小学的数字化建设提供高达50亿欧元的财政拨款。这项协定来之不易，政府甚至还需为此修订基本法。但现在，除了那些还在想方设法找到解决办法的政党之外，下至潜在的设备供应商，上至政治家，几乎已经没有人能够想起它。

肯定也有部分中小学能在暑假结束后便为学生提供平板电脑以及相应的数字化课程。但对于大多数中小学来说，数字化建设还很遥远。德国科莱特集团董事长蒂托·克鲁彻（Tilo Knoche）警告人们不要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他认为，“这会对中小学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在当前的情况下，他劝诫人们不要再期待奇迹的发生。此外，他还以自己的企业为例，与学校作对比。“我们公司有六名程序员专门负责维护系统运行。为了能让他们更好地工作，我们还配备了三名电话接线员。除此之外，我们每年还为我们的员工提供大量的培训。”从双方的规模来看，这个对比很合适。

接下来，克鲁彻还提到了他所带领的共有640名员工的集团教学媒体团队。德国有些文理中学的学生人数超过了一千名。克鲁彻指出，“重要的是，如何在运行时间较短的前提下保证设备的高效运作。”因此，“我们需要研发能够快速运行的高质量设备”。

克鲁彻担心这笔资金最终也无法到来，因为政府目前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他呼吁人们要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情。“人们应该先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入手”，他这样说道。“因为光是制作课件和普及通讯设备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就需要花费大量的力气。”此外，克鲁彻对德国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也有着全方位的了解。作为一名中小学学生家长，他的妻子也是德国一所中小学的校长，甚至就连他本人也曾任职于一所中小学。

因此他强烈反对德国民众提出的教师群体在数字化建设中行动迟缓的问题。克鲁彻表示：“很多教师对数字化建设非常尊重，但这却被外界错误地解读为恐惧。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时间紧迫，但任务繁多。亟待他们解决的问题包括移民学生的融入以及他们的语言困难等等。一旦出现新的问题，他们的表现很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消极的等待与不作为。”

科莱特集团与德国康乃馨、韦斯特曼两大出版集团共同占据德国国内大约 80% 的教科书市场。因此，科莱特集团必须为此做好万全的准备。克鲁彻指出，对那些虽然配置了电脑但却还没有安装网络的学校而言，悬挂式投影仪和光盘仍有一定的市场。“虽然这从企业的角度难以理解，但我们仍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想干涉顾客的购买选择。相反，我们想为他们提供最有利于其教学的产品。”顾客们截然不同的购买意愿使科莱特集团的理念发生了转变：相较于产品，他们现在更注重为顾客提供的服务。

科莱特集团正试图创建一个能够反映其独有的出版系统的数据库。人们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库获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但这个数据库最基本的功能是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对教材进行分类，并在教材编撰者和老师的协作下自动导出课程安排。数据库的最后一个目标功能是为顾客提供相应的教学工具。

科莱特集团将出席二月在斯图加特举办的德国国际教育与培训展览会(Didacta)，并在展会上展示其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产品——“电子课程”(E-Course)。“电子课程”

覆盖中小學生所需的所有材料、視頻、音頻、模擬練習、互動教學以及可供教師自行制定或者修訂的教材。這個產品能否使科萊特集團再次聲名大噪？克魯徹斷然否決了人們的這些猜測。儘管其他產業的公司能快速憑借一個新產品盈利，他却推測“電子課程”在未來的兩到三年內不會大放異彩。“電子課程”還僅僅是個雛形，他們還需要在得到第一批使用者的反饋後對它作出改進。

為此還需要有具備先鋒意識的教師團隊和設施齊全的學校。“這兩個要求都已滿足”，克魯徹說道。據統計學家表示，截至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德國學校實現了無線網絡的全覆蓋。但這並不意味著數百名學生能夠在同一時間正常地使用網絡。克魯徹承諾道，“我們一定會竭盡全力，讓客戶即使在一個不穩定的網絡環境中還能正常使用我們的設備。”對他而言重要的是，人們把科萊特看作一個立足實際的夥伴，而不是像那些美國公司一樣是家一心只想牟取暴利的企業。

而就政府的撥款計劃，克魯徹總結道，“我很高興看到人們開始行動。但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投資。這需要全社會的不斷努力。中小學數字教育協定僅僅是一個開端。”在他看來，政府為中小學數字化建設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同時也看出了一些問題，例如如何為公共部門招攬信息技術專家。此外，鄉鎮也對政府突然作出數字化建設這一決定感到不解。

克魯徹思索道，“我們還不清楚是否應該按照學生人數對我們所服務的學校進行收費，有可能最終參照音樂服務平台‘聲田’的收費方式。”如何讓德國的中小學生獲得知識？克魯徹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書中找到。“我們希望我們所付出的終有一天能得到回報。但這一切現在還只是空想。”

德国的教师岗位缺口已高达 15000 个

《法兰克福汇报》8月15日 柏林、黑森州和下萨克森州的小学都已开学。而除了将于九月开学的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的小学以外，德国其他各州的小学都将从八月中下旬开始重新上课。但刚开学，德国的老师、学生、家长就为眼下巨大的教师缺口和对此束手无策的政府而忧心忡忡。德国 Forsa 研究所于今年年初开展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 50% 的德国小学校长认为他们正面临着师资力量匮乏的问题。而在一年前，这个数字仅为 33%。此外，有 45% 的学校正聘用未受过教师培训的跨行业者来填补自己的教师缺口。

德国教师协会主席迈丁格（Heinz-Peter Meidinger）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我们预计德国的教师缺口还会变大。”据德国教师协会推测，新学年德国的教师岗位缺口大约可达 15000 个。迈丁格解释道，尽管这还只是推测，但光是去年约为 10000 个的教师缺口就已经相当棘手。德国目前约有 800000 名教师任职于普通小学。德国教师协会预计新学年还会有 40000 名左右的跨行业者进入德国小学工作。此外，这个数字还在急剧增加。迈丁格表示，“就连之前从未雇佣过跨行业者进入学校工作的巴伐利亚州也要开始这样做了。”迈丁格本人还是巴伐利亚州一所高级文理中学的校长。

尽管普通小学和进修学校的教师缺口大，但这个问题的出现时间相对较短。与这两类学校相比，职业学校的教师缺口问题出现得更早。相反，高级文理中学的师资配备相当良好。在外语类学科、社会学和德语学科甚至存在师资力量大于实际所需的情况。然而，在自然科学学科和艺术类学科却存在一定的教师缺口。东德的师资匮乏问题尤为严峻。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学生人数涨幅的错误预估，对教师培训的重视不足，以及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失衡。眼下，东德的退休教师人数居高不下。而西德早已克服了这一问题。

柏林的中小学都已于月初重新开学。教师空缺已经成为全城热议的重点话题。柏林已经与萨克森州一起沦为全德师资力量最为匮乏的地区。在柏林新添的教师队伍中，跨行业者的比例还在继续上升。在学年初，这个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州政府的数据显示，在新添的 2734 名教师队伍中，有 711 名持有所授学科专业学位的跨行业者。另外还有 936 名不具备所授学科专业学位的跨行业者和 250 名退休人员。

萨克森州的小学将于下周开学。该州教育和科学工会在周三透露道，“萨克森州的教师缺口依然存在。很多地方的师资力量并未得到改善。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更大的缺口。”该工会预计，随着教师薪酬的提高和政府自年初开始为入职教师提供的编制待遇，巴伐利亚州小学的教师空缺将被填补 90% 以上。但尽管如此，偏远地区还是难以吸引到年轻的师资力量。此外，进修学校和普通高中的师资匮乏情况尤其令人担忧。这两类学校正是德国手艺人职业发展的摇篮。不仅课时被缩短，据教育和科学工会估计，这些学校中跨行业者的比例增加了 10%，甚至在个别学校，其增长率高达 50%。

同样地，勃兰登堡州新添教师队伍中未接受过教师培训者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具体数字已从去年的四分之一升至目前的三分之一。迈丁格认为，跨行业和半路出家当教师者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他们在入职之后仍未接受充分的职业培训。由于人数庞大，柏林教师队伍中的类似人群也面临着相同的窘境。在柏林，这些人首先需要参加一个为期一周或是两周不等的速成培训班。随后，他们还要在授课之余接受每周若干小时的培训。但第二阶段的培训经常无法实现，因为新上任的教师们往往分身乏术。在迈丁格看来，跨行业者最多只应将其一半的时间用于授课。在其余时间里，他们应该接受职业进修。“但目前看来，没有人能符合这些标准”，他这样说道。

另外一个问题是对跨行业者的分配。波茨坦大学的德克·里希特（Dirk Richter）和贝塔斯曼基金会的德克·佐恩(Dirk Zorn)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跨行业者主要任职于

重点小学。在 2018/2019 学年，柏林公立小学的教师队伍中跨行业者所占的比例为 5.5%。而在重点小学，这个数字甚至高达 14%。里希特和佐恩在研究中写道，虽然跨行业者可以在专业知识领域赶上接受过常规培训的教师，但他们在教学方法和对学生的心理教育方面远不及专业教师。他们二人建议，如果要对跨行业者进行公平地分配，那就必须加强对分配流程的监管以及提高重点小学对教师的吸引力。

德国西部的教师缺口还在进一步变大。教师协会表示，北威州、下萨克森州和巴登-符腾堡州的中小学将面临更严重的师资力量匮乏问题。巴登-符腾堡州的教育部部长苏珊娜·埃森曼(Susanne Eisenmann)在二月表示，“人们在几年之前还以为能够减少 11600 个教师岗位。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设想和实际大相径庭。”据地方统计局最新推测，德国中小学生数量在 2020 年到 2030 年内还会继续增加，并由此产生足有 10000 名的教师缺口。此外，让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的还有大学中的高退学率。其中小学教育专业的退学率已达 45%。

黑森州也在紧急招揽可以就职于小学的终身雇佣制和有限合同制两类老师。此外，从当地教育局官网上可以看出，黑森州进修学校各专业的教师需求也很大。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类学校中的教师需求大大增加。但他承诺，自新学年开始，所有小学的教师缺口都会由专业人才补足，其中也包括毕业于社会教育学专业的人才。“但如果有一位老师生病，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跨行业者在黑森州的教师队伍中仍占一定的比例。上个学年从事教职的跨行业者约有 4300 名，约占教师总人数的 8%。这个数字在这一学年略有上升并且还将继续上升。然而，在小学任职的跨行业者数量却相对减少了，具体的数字将在秋天出示。此外，黑森州还为那些仅具备中学第二阶段毕业证书的人提供针对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

机会。他们中有部分人因为毕业成绩不佳而难以就业。该发言人表示，参与这项培训的人数众多。相反，教师队伍中退休人员的数量和兼职教师的课时数却没有增加。

此外，巴伐利亚州还为该州文理中学的老师提供针对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机会。迈丁格认为，这项举措有效地缓解了该州目前进一步恶化的小学教师缺口问题。迈丁格却对此表示质疑。随着文理中学的学制重新调整为9年，文理中学教师的发展前景也更加美好。其次，将文理中学教师转聘为小学教师的举措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些老师很可能难以适应这一转变。对除了老师的教学水平以外，同样看重其所授专业的小学而言，拉丁语专业的中学老师是否多余？当然也有很多人乐于这一转变。“因为他们在小学受到的待遇比跨职业者好得多”，迈丁格补充道。

教师劳动力市场上的“猪循环”存在已久：师资力量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阶段周期性循环。人们难以预见很久以后的教师需求。新生儿和学生人数的变化难以预计。同样地，人们也很难推断学校合并或全日制中学等教学变革所带来的影响。

批评家指责人们所做的预测太少。这导致那些对教师专业感兴趣的高中毕业生最后选择就读于其他专业。鉴于当前的师资匮乏问题，德国大学增加了教师专业的录取学生人数。但当这些学生几年后完成他们的学业，教师市场是否还存在相应的用人需求？许多专业人士预计下一次“猪循环”即将到来。若干年后，德国小学的教师人数很可能会再次超出其所需。相反，在人口富裕的北威州和巴伐利亚州，重回九年学制的文理中学依然面临着教师人数严重不足的问题。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9年9月10日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弢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http://dgyj.tongji.edu.cn>

电话: 65980918, 65983997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E-mail: dgyj@tongji.edu.cn